

# 报恩



启迪智慧 ● 净化心灵 ● 和谐社会 ● 庄严人生

2010年 总19-22期合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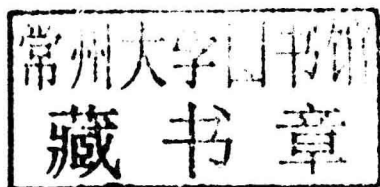
宁波七塔报恩禅寺主办



# 报恩

2010年 总19—22期合订本

*Qita (Seven-Pagoda) Temple is located in Jiangdong District, Ningbo, bordered by Haichang Road in the south,  
adjacent to Jicao Street in the west, next to Lane 38, Jicao Street in the north, and close to Caichang Road (North) in the east.  
known as one of the four famous temples in the east of Zhejiang, the other three being Tiantong Temple, Aiyu Wang (Ashoka) Temple and Guanzong Temple.  
In 1933 Qita Temple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s one of the first temples to be open to the public.*



宁波七塔报恩禅寺

# 报恩

# BAO EN

2010

季刊 ① 期  
(总第十九期)

Seven-pagoda temple

启迪智慧 · 净化心灵 · 和谐社会 · 庄严人生



宁波七塔报恩禅寺主办

# 七塔大厦折梁柱 报恩常住丧良师

——沉痛悼念本寺监院定昌法师往生



家中灵堂助念

201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四，七塔禅寺监院定昌法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回家省亲期间突发心脏病，在福建福鼎老家遽然离世往生，年仅34岁。

定昌法师发病后，在寺中得知讯息



殡仪馆告别仪式



可祥大和尚主持仪式，在仪仗队



封龛仪式



茶毗助念

的可祥大和尚马上安排车辆，会同大家家界义法师、贾汝臻居士，第一时间赶往福鼎市秦屿镇，但仍未赶上见最后一面。在遗体旁说法、助念后，可祥大和尚与定昌法师的家人协商了后事处理方案，当即通知寺院派僧人前来福鼎助念及帮忙料理后事，由界义法师具体负责，自己于次日与贾居士挤火车赶回宁波，在寺中安排布置灵堂等迎接事宜，又于第三日亲率一批法师、居士奔赴福建，彻夜为定昌法师助念。

初七早晨，定昌法师遗体从家中起灵，转移至福鼎市殡仪馆。在馆中灵堂内，由可祥大和尚主法，四众弟子及其家人一起，按照佛门仪轨，为定昌法师遗体举行了庄严的封龛、起龛、茶毗仪式。随后，分捡、盛殓好灵骨，由大众集体陪护，雇专车迎请回甬城，于傍晚7时左右回到七塔禅寺。在布置肃穆的念佛堂内，常住四众为灵骨举行了庄重的迎请、安奉仪式。

初八上午近8时，七塔常住为定昌法师举行了上供法会。此时，灵堂内外摆满了大众所送的花篮、花圈、挽幛等祭



迎请灵骨回寺



安奉灵骨



安奉仪式

品，其中有宁波市民宗局、市扶贫办、百丈街道办事处、宁波市佛协及各县市佛协、成都文殊院、广州光孝寺等单位与集体，以及江东区胡军区长、胡国权副区长、李盛潮部长、赵跃进局长、觉真法师、连登、储吉旺、袁维芳、任斌强、江泽桂、沙力、赵广玲、宋红军、朱京波、郑京辉、赵庆、王维丰、沈波等，以及定昌法师生前的同学、亲朋好友所送。得知讯息的四众弟子不断汇集到七塔禅寺念佛堂，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追思法会。前来莅会的党政领导主要有：宁波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徐松庆副局长，原宁波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陈仁芳副局长，宁波市扶贫办常巨萍副主任，市委统战部综合处陈元祥处长，江东区常委、百丈街道办事处冯全国书记，江东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统战部李盛潮部长，市民宗局业务一处章洪春副处长，江东区民宗局赵跃进局长，百丈街道办事处茅黎泓主任等；佛门人士主要有：宁波市佛协副会长、居士林林长徐文芳居士，江东区佛协副会长、法王寺监院弘法法师，江北区佛协秘书长王介堂居士，天童寺监院计艺法师，阿育王寺监院证庄法师，宝庆讲寺监院清修法师，宁海慈云佛学院常、显德法师，慈溪伏龙禅寺监院传道法师，蛟龙寺监院隆声法师，上海圆明讲堂监院智明法师，宁海小普陀明新法师等，定昌法师生前的同学：果宇、界真、通融、道圣、仁悟、照虔、能开、昌峰、德越、能干等，以及觉海莲社众居士等。

上午9时，追思法会正式开始，仪式由七塔禅寺监院兼西堂界义法师主持。全体



家人祭



上供法会



追思法会



默哀



可祥大和尚致悼词



界义法师主持仪式



徐松庆副局长献花



惟日法师宣读唁函



李盛潮部长献花



集体三问讯

与会人员向定昌法师默哀三分钟后，界义法师介绍了与会的各位领导及教界大德，对大家的莅临表示感谢。接着，七塔禅寺知客师惟日法师宣读了原香港佛教僧伽学院教务长宏明法师发来的唁电。因定昌法师曾于2002年~2005年在香港佛教联合会创办的香港佛教僧伽学院学习，期间担任班长一职，毕业时被评为“首届毕业班优秀学僧”。这给时任学院教务长的宏明法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称赞他“为大众发心无怨无悔，学修并进，德学俱优，尊师重道，孝亲报恩”，“实是一位可造之法门龙象”。现得悉往生噩耗，“倍感黯然神伤”，“英材早逝，痛念不已”，“惟愿定昌法师托化金莲，乘愿再来”；同时撰作挽联一幅以示哀悼：“定发菩提心香江三年勤精进昼夜问求知德学兼臻上品：昌弘般若道明州七塔誓报恩刹那离尘别世法门痛失英才。”

随后，由七塔禅寺方丈可祥大和尚致悼词。大和尚首先回顾了定昌法师的简短生平及其一生业绩，重点系为七塔常住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集中在“强管理、重基建、兴文化、育人才、行慈善、广联谊”等方面，多有建树，捍劳忍苦；同时严于律己，“从不以公谋私，不贪财，不近色，不务虚名，不尚空谈。唯勤唯谨，克己克俭，为常住僧伽树立了榜样；待人诚朴，处事圆融，为七塔常住博取了口碑”。今日却因积劳成疾，遽然离世，“使我七塔大厦折一栋梁，报恩丛林少一将才，常住亡一道友，四众丧一良师”，亦使大和尚“顿觉失去一条有力臂膀”，损失无法估量。最后，大和尚悲痛祈愿道：“师今遽逝，痛伤众心，无语凝咽，有泪如倾！惟愿法师，速登莲台，早覩弥陀，位证不退；常寂光中，兴大悲心，护持七塔，慈佑我等；或倒驾慈航，乘愿再来，救拔众难，拯济苦厄；结七塔未尽之缘，趋菩提共修之路，以慰我等悲思苦情！”满怀真情的致词，使灵堂内外气氛十分凝重肃穆，与会者大多眼含热泪，唏嘘抽泣之声不断。

最后，与会大众集体向定昌法师遗像三问讯，并按次序献花、敬香。追思法会圆满结束。

在随后的七七日內，七塔常住将一直安排四众弟子为定昌法师助念，全体僧众、居士举行诵《地藏经》三天，并举办各种超荐佛事。可祥大和尚专程前往慈溪五磊山选址，计划为定昌法师灵骨建塔安奉，以彰显这位为七塔常住事业耗尽心血的年青英才。

# 沉痛悼念定昌法师

可 祥



可祥大和尚致悼词



陈元祥处长献花



徐文芳居士献花



常巨萍副主任献花



陈仁芳先生献花

哀乐低回，愁云惨淡，庄严的七塔古刹笼罩在沉重的悲痛之中！虎年伊始，在举国欢渡春节的日子里，七塔常住却迎来了横祸般的噩耗：我们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年轻有为的监院上定下昌法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回家省亲期间突发心脏病，不幸于正月初四在福建家中舍报往生，年仅34岁！这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使人悲难自禁，痛彻肝肠……

定昌法师俗家姓吴，名贻波。祖籍福建福鼎。1976年9月出生。1995年6月高中毕业。1997年2月19日，在浙江义乌仙山禅寺礼法雨和尚剃度出家；随后来

七塔寺参学，常住至今，历任照客、知宾、副监院、监院等要职。1998年7月21日在武昌宝通禅寺受具足戒。2002年6月入香港佛教僧伽学院求学，至2005年5月修学期满，被评为优秀学僧。综观法师一生业绩，主要集中于任职本寺期间，全力协助拙僧工作，着重在强管理、重基建、兴文化、育人才、行慈善、广联谊诸方面，颇多建树，捍劳忍苦，不啻万端，为拙僧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其一，强管理：本寺人性化的丛林管理模式，以及近年来形成的“七塔管理发展模式”，从创建、补充、完善以及组织实施等，均倾注了法师大量心

血，功不可没。其二，重基建：无论对原有建筑的“修旧如旧”，还是新建建筑的推陈出新，具体负责基建工作的定昌法师，均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力显古刹庄严气象。其三，兴文化：建设七塔文化网站，主编《报恩》杂志16期，受其法益者何止万数。其四，育人才：为常住四众弟子，讲经说法不知疲厌，讲座开示不遗余力，办培训班，启共修会，竭力振兴道风，培养、选拔人才，充实管理力量，不负大众所托。其五，行慈善：运慈悲之心，行救拔之愿，多次跋涉于贵州、重庆、青海等西部省份及浙西南贫困山区，寻声救苦，赈灾济贫，为七塔常住赢得“慈善楷模”、“大爱无疆”等殊誉称号。六，广联谊：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达于东瀛、南韩、南亚、东南亚及澳洲等国，宣扬佛法，广结法缘，架起七塔常住对外联谊的桥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常住事务呕心沥血，备尝苦辛，功绩卓著，有目共睹！

至若自律自修，更不待言。法师生性淡泊，律己甚严。虽主管寺务多项，从不以公谋私，不贪财，不近色，不务虚名，不尚空谈。唯勤唯谨，克己克俭，为常住僧伽树立了榜样；待人诚朴，处事圆融，为七塔常住博取了口碑。身为人子，孝敬双亲；敬重诸姊，友恭弟兄；人人称颂，个个赞扬！诚为吴门之骄子，七塔之荣光！

然而生死无常，本为世间法则；聚散无定，全赖其中因缘。不堪回首的是，与



老家成峰法师敬哀



念师情谊



同学致哀

法师共事相处末后几日，为安排、指导信众除夕敬香事宜，法师夜以继日，不辞劳苦，身心疲困至极限；初一刚过，因思亲心切，当即返乡，牵绊于人情应酬，无暇恢复健康，为疲困身心雪上加霜，遽使心脏停止跳动，与我等顿成两



悲难自禁

界之人，竟未能见最后一面。回想往日，法师鼎力协助拙僧工作，呕心沥血，不辞劳苦，使七塔面貌日新月异，亦因此结下如同兄弟般的情谊。如今旧功即将完竣，新业面临开张，正是常住用人之际，法师却忽奄西归，使拙僧顿觉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师今不幸离人世，后有疑难可问谁？！悲哉！法师西逝，使我七塔大厦折一栋梁，报恩丛林少一将才，常住亡一道友，四众丧一良师。家中那年老的双亲膝下失一奉养孝子，姊妹群中缺一手足弟兄。报恩堂上，消失了清快悦人的笑语；执事寮中，再难觅奔忙劳碌的身影。哀声阵阵，唤不回西归的脚步；佛号声声，表

不尽思念的衷情。巍巍四明山为之而肃穆，难忘当年踏冰雪送温暖；汤汤三江因此而呜咽，犹忆昔日为法忘躯紧奔忙！

呜呼！师今遽逝，痛伤众心，无语凝咽，有泪如倾！惟愿法师，速登莲台，早覩弥陀，位证不退；常寂光中，兴大悲心，护持七塔，慈佑我等；或倒驾慈航，乘愿再来，救拔众难，拯济苦厄；结七塔未尽之缘，趋菩提共修之路，以慰我等悲思苦情！

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四众弟子排队献花表达哀思

# 七塔禅寺第二次向市扶贫办定向捐款

2010年1月26日，在宁波市扶贫办举行的“温暖午餐·万人助学”活动总结座谈会上，本寺监院定昌法师代表七塔常住，再次定向捐款10万元，并转交可祥大和尚个人捐款3000元，以用于贵州偏远山区困难学生改善午餐伙食。

在此次会议上，市扶贫办主任周健全面总结了2009年度“温暖午餐·万人助学”活动开展情况，对七塔禅寺常住四众热心参与此项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表示赞叹。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少春在讲话中，对七塔禅寺、居士林等佛教界人士积极响应捐赠的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2009年市扶贫办倡议“温暖午餐·万人助学”活动伊始，七塔禅寺就率先捐出了支持该活动的第一笔善款10万元；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号召全社会参与阶段，本寺又借佛陀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发动常住四众个人捐款25530元。截至目前，七塔常住及个人已向“温暖午餐·万人助学”活动捐款近23万元，在去年即被市扶贫办等单位授予“大爱无疆”光荣称号。



定昌法师代表七塔常住再次捐款10万元



周健主任讲话



陈少春副秘书长讲话



座谈会现场

# 思维的枷锁

【伍俊】

有一天，我在乡下看到有位老农把一头大水牛拴在一个小小的木桩上，我就走上前对老农说：“大伯，它会跑掉的。”

老农呵呵一笑，语气十分肯定地说：“它不会跑掉的。”

我有些迷惑，忍不住又问：“为什么不会呢？这根小小的木桩，牛只要稍稍用点力，不就拔出来了么？”

这时，老农靠近了我，压低声音（好像怕牛听见似的）：“小伙子，我告诉你，当这头牛还是小牛的时候，就给拴在这个木桩上了。刚开始，它不是那么老实呆着，有时撒野想从木桩上挣脱，但是，那时它的力气小，折腾了一阵子还是在原地打转，见没法子，它就蔫了，后来，它长大了，却再也没有心思跟这个木桩斗了。有一次，我拿着草料来喂它，故意把草料放在它脖子伸不到的地方，我想它肯定会挣脱木桩去吃草的，可是它没有，只是叫了两声，就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草料了。”

你说，有意思吗？

我顿悟了，原来约束这头牛的并不是那个小小的木桩，而是它自己用惯性设置的精神枷锁。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的人总是一种定势思维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结果怎么也走不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牢狱，终生与成功无缘。想想看，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拥有自由呢？



BAOEN

# 报恩

顾问: 圣辉 广修 舒乙  
秦孟潇 徐松庆 储吉旺

创办人: 可祥

主编: 定昌

编委: 黄夏年 界义  
张秉全 郭奕勤

美术编辑: 康铁

校对: 赵桂芳

主办: 宁波七塔报恩禅寺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百丈路183号  
电话: 0574-87332216  
传真: 0574-87710602  
网址: <http://www.qts.com.cn>  
电子信箱: [qitabaoen@163.com](mailto:qitabaoen@163.com)  
邮政编码: 315040

印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 浙内准字第B031号



# CONTENTS

2010 季刊 I 期 目录  
(总第十九期)

## 卷首语

思维的枷锁——伍俊 (01)

## 拈花菩提

禅宗大意 (连载十九)——正果法师 (04)  
早知灯是火, 饭熟已多时——继平法师 (09)  
禅门高僧南泉普愿禅师——远尘法师 (11)

## 学者谈佛

解读佛教哲理之我见——王春华 (14)  
佛教律义摄涵了道德和法律——殷月华 (19)

## 报恩论坛

佛教历史并非神话传说——张冬云 (22)

## 馨香般若

禅修感悟——心在家园——王贤芝 (24)  
“N”杯茶修成禅——全伟杰 (26)

## 清莲飘香

无尽明灯——可祥法师 (27)  
一朵花的世界——苏子涵 (30)

## 红尘寄语

把握现在——杨绿琴 (31)  
互信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姜萍 (32)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王丽 (33)  
惭愧也是一种德行——闫荣霞 (34)



## 清凉甘露

|          |           |
|----------|-----------|
| 一任清风送白云  | 僧禅法师 (36) |
| 在生活中学会放下 | 清如法师 (40) |
| 只须一笑不须愁  | 妙昌法师 (43) |

## 至情人生

|         |           |
|---------|-----------|
| 父爱如杉    | 胡双庆 (46)  |
| 故乡土，慈母心 | 寂果法师 (48) |
| 亲情到底有多远 | 顾晓蕊 (49)  |
| 歪脖子母亲   | 王丽英 (50)  |

## 随缘说法

|         |          |
|---------|----------|
| “德”与“得” | 肖慧 (35)  |
| 话说“慎独”  | 李蓉盛 (54) |
| 说“忙”    | 宋世海 (55) |

## 清心自在

|           |          |
|-----------|----------|
| 万事但求半称心   | 姚展雄 (56) |
| 一颗感恩的心    | 邹相 (62)  |
| 用感恩的心经营家庭 | 鲍平 (60)  |
| 知足常乐      | 刘敏荣 (58) |

## 有情园地

|      |                   |
|------|-------------------|
| 护生画集 | 弘一法师/书 丰子恺/图 (52) |
|------|-------------------|

## 互动平台

|      |      |
|------|------|
| 编后语  | (64) |
| 唁函   | (64) |
| 助刊鸣谢 | (64) |

## 教门要闻

|                  |         |
|------------------|---------|
| 七塔大厦折梁柱 报恩常住丧良师  | (封二、夹一) |
| 沉痛悼念定昌法师(悼词)     | (夹二、夹三) |
| 七塔禅寺第二次向市扶贫办定向捐款 | (夹四)    |
| 清凉梵钟 寄托祝福        | (封三)    |

封面：春到丛林

封底：七塔禅寺常住挽定昌法师联

# 经海一滴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比丘众俱，是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当知，彼三十三天中有一大树名为园生，其树盘根及五由旬、高百由旬，所有枝叶覆五十由旬。彼天子众依时往彼树下游观，其树即生半努钵罗舍，时诸天子见是事已，即生欢喜适悦快乐；其后非久复生尸罗拏钵罗舍，诸天子众依时往彼游观，转增适悦快乐；又复非久即生宝网，以覆其上而为庄严，彼天子众依时往彼树下游观，转复增于适悦快乐；又复非久生义曜迦，彼天子众依时往彼树下游观，见是事已转复增于适悦快乐；又复非久生俱砢摩罗迦，彼天子众依时往彼树下游观，转复增于适悦快乐；又复非久生迦迦写，彼天子众依时游观，转增适悦；又复非久彼园生树满树开花，其华清淨异香殊妙，微风吹动，其香馥郁五十由旬，大风所吹满百由旬，复有殊妙光明照于八十由旬，其树既开花已，彼天子众见树开花，转倍于前生大快乐。于夏四月居其树下适悦娱乐。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彼园生树有如是事，妙华异香人所爱乐，诸声闻人亦复如是。彼树初生半努钵罗舍时，即如声闻人初发信心出家向道；复次彼树生尸罗拏钵罗舍时，即如声闻人剃除须发，被袈裟衣成声闻相；复次彼树生宝网时，即如声闻人厌离诸欲舍不善法，远离种种思惟分别，获得初禅离生喜乐定；复次彼树生义曜迦时，即如声闻人外相善寂内心静住，离诸思惟定心一想，获得二禅定生喜乐定；复次彼树生俱砢摩罗迦时，即如声闻人离诸喜爱，身得轻安适悦妙乐，获得第三禅离喜妙乐定；复次彼树生迦迦写时，即如声闻人断除一切忧苦喜乐住平等心，获得第四禅舍念清淨定；复次彼树开敷妙华，异香遍闻人所爱乐时，即如声闻人诸漏已尽非漏随增证无学果不受后有，人天瞻敬受人供养，同彼华开其事如是。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彼三十三天诸天子众，各各色相殊异严好种种庄严，居善法堂集会围绕，听受帝释天主宣说妙法。汝诸比丘，各获果证清淨圆满，梵行具足一切见敬，围绕世尊听受妙法，同彼天众亦复如是。尔时诸比丘闻佛宣说园生树已，各各心生欢喜踊跃，信受奉行。

摘自《中阿含经·佛说园生树经》卷一



# 禅宗大意 (连载十九)

【正果法师】



(接上期)

## 十四、《心灯录》谈三玄三要

三玄三要，自临济公五代孙汾阳善昭以偈概之曰：‘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此偈一出，皆云三玄三要，是建化事，无益于道，绝无再谈此事者。唯康熙时上元湛愚老人《心灯录》（卷四）不服其说，曰：‘济公说，玄，有三玄，要还他三玄；要，有三要，要还他三要。既有三玄，就要还他九要。……岂可不清楚分明，而竟颠预抹煞。’乃大扯葛藤，用尽胸臆，说出三玄九要，津津乐道，自以为是。然亦不敢自信确定曰：‘若要我之所解，必与临济公意相合，上下千古，岁月遥远，谁为证据。’故今抄录于此，为文字禅，葛藤禅，作一参考耳！

三玄三要，乃临济公心法。能透得无丝毫障碍，才是临济公口吐儿孙。如其不然，则皆颠预笼统，埋没济公苦心，万不可作涂毒鼓清凉幢会。若以涂毒鼓清凉幢会，则只用一无理路之句，截断众流，诸妄尽遣，犹如死去，何等清凉。而临济公乃絮絮叨叨说出这些话来，教人理会，何苦如此。临济公得悟黄檗无多子后，只有这无位道人，所历岁月深久，智慧圆满，彻底掀翻，可以为佛祖人天之师，才可以建立宗旨，普度群生。不是

别公案语句，一味教人如金刚圈、栗棘蓬，死命去参。要悟本来面目，此乃建化门头，因人而施之事。若不能如此，则不可以为人之师也。惟悟得本性圆满，则建化亦圆满。惟建化圆满，则本性始圆满。如《指月录》中在建化上不圆满者，不可胜数。皆于三玄三要不能透彻故也。即如汾阳，乃济公五代孙，不能为学者细细分割玄要，而以偈概之曰：‘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自从此偈一出，将济公建立玄要苦心，尘封高阁，绝顿无有提起者。皆云此是建化事，无益于道，皆汾阳启之也。汾阳说难分，谁敢再分，汾阳只能得无多子之意，何尝得玄要之意，竟硬将玄要之言忘之矣。所以说出‘一句明明该万象’。此一句即自救不了之人亦知。但玄要之意未梦见在。要知后来济宗儿孙，皆汾阳儿孙，非济公儿孙也。

济公说，玄，有三玄，要还他三玄。要，有三要，要还他三要。既有三玄，就要还他九要。有第一句，就要还他第一句。而第二句、第三句，就要还他第二句、第三句。岂可不清楚分明，而竟颠预抹煞。又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夫曰演唱宗乘，乃是辨别浅深，商量到最上之处，不是别等



语句，教你去囫圇蛮参。所以有云：有权有实，有照有用，一一都要还他著落。故云：汝等诸人，怎么生会，若是教人悟我本来，只须一句两句足矣，何须用此许多。盖既已直指出这听法的无位道人，必要他圆满，能作人天佛祖之师，才是这听法的人本分到家时，不可落在自救不了的位分上。再者，济公初悟，说出无多子三字，已经露布，你也佛法无多子，我也佛法无多子，竟成了一个无多子的窠臼。那里知道这听法的人自悟后历历孤明，岁月深久，其中玄要之妙，惟自历而自知之，乃至能为佛祖之师，才是究竟。济公既到此地，如何忍而不以之告人，一者慈心为人详说，二者被后人执定无多子的窠臼，可谓婆心极矣。而后人谓之无益于道，真可哀也。

南院颺问风穴曰：临济有三句，如何是‘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风穴随声便喝。试问此一喝了得第一句么？又问：‘妙解岂容无著问，沍和争负截流机’。风穴答曰：明破即不堪。即明破亦未必不堪，然被临济公已明破久矣，而南院即许之可以支援济宗，此济宗所以坠地也。后风穴垂泪告首山曰：不幸临济之道，至吾将坠于地矣。此临老发真心语，何不参透三玄三要，振作济宗，为临济公吐气。而甘心自是，为南院颺所欺，以致对首山垂涕，其谁之过欤？一坠地于汾阳，再坠地于风穴，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

神鼎譚三答，愈不足问。又云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说，方可如是。可笑先辈于三玄三要，总是一扫抹煞以掩其陋。那里知道三玄三要乃说法听法的人骨中之髓。若是无益于道，可以不必。则临济公何苦多事实说这些话，令后人疑惑。若是藉此为涂毒鼓声，一死便是，请诸君子死后转来，恐不能不疑也。洪觉范谓张无尽许多说话，更无著落。只要人闻三玄三要，即刻死去，便是壁立万仞。殊不知古来当下大悟者，皆是触目闻声，或为师家点破，或被截断众流，一时偷心全死，而悟本来所以要死。惟三玄三要，乃偷心全死后，历历孤明所验入道之妙。张无尽不知详审，而竟领党范之言，可笑也。问曰：临济公立三玄三要之旨，自示寂后，人都认作截断众流句，如清凉寂灭幢、涂毒鼓等句一例看。今为老人说明，真云开眼见日，不为众瞒。但古塔主独异众人，采集语句，表彰三玄，有是处否？曰：古塔主采集语句，凑泊三玄，而遗九要，不但见者为之神昏，即古塔主作此时，恐亦神倦。他分出空劫已前之自己是根蒂，今时日用之自己是根叶，其病根就在这

里。所以将三玄分别出许多说话，而曰句中玄，体中玄，玄中玄。遂以语句凑泊三玄，闹烘烘的引出若干言句。不知古来可有人在古塔主言内看清了去。问曰：即看得清楚，转目即忘。盖他的意见多，看他的言句，令人心不引帖，且又遗却九要。曰：汝说得极是，彼含糊笼统玄要者不足论，视为截断众流者更不足论。但古塔主虽然乱，还肯用心，虽然能用心，却乱。而今若有一能用心者，就可以与之分别清楚，奈诸方总无一人问及此者。年来闻三峰著三玄三要之书，又觅不可得，真可叹也已。

客曰：请老人大发慈悲，说明玄要，为后人开迷，岂不幸甚。曰：说何难也，但又起诸方谤议。然时节因缘，余亦不能自己。非细故也。临济公悟得无多子后，时时是历历孤明，日久遂看出自心所历三玄三要，权实照用，乃一现成之理。明明却有层层三句，一句中却有三玄，一玄中却有三要，不是临济公撰出，立建化之门，乃真实之理，真实之境。能历此到玄要至极安乐之地，才可以出而教人，为人天师，为佛祖师。所以为大众演唱宗乘，要人深自思维，不可鲁莽。如何以一喝便可承当；如何以苍天便可承当。客曰：一喝能通五教，难道三玄三要不可通么？曰：尽一喝可以概三世诸佛，如何不能通三玄三要。若不能亲历玄要，还他清楚明白，只以一喝概之，则一切人皆能一喝，皆可以谓之通玄通要，则玄要宗旨，不录堕地，而堕地久矣。所以惟善能分别诸法相者，乃能于第一义而不动者也。汝等谛听，为汝分别。

三玄九要者，乃知这听法的人而明明只有此我后惟历历孤明，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习气乃消，渐臻玄奥。其始也能自救，其继也可以为人天师，其终也可以为佛祖师。即三世诸佛之成就，虽有徐疾，然所历皆由于此。问曰：识得便休，何须如此？曰：天下总是汝辈这样鲁莽，所以将济宗坠地。盖玄要乃休后保任功夫绵密，日有所进妙境。彼心粗者即历此亦不能说出。惟济公悟无多子后，至多年，然后发出此义，乃是三世佛之至诣，说法听法的人之究竟，空前绝后之妙旨，乃我自心中所历，而他人不能知者，如何轻易看过。今人动辄曰：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我常追问之，进关后作么生？则皆发呆。嗟乎！玄要乃进关后事也。若据实而论，将《指月录》内诸公，要推倒十之八九，何况近代诸方。客无对。

三玄者，乃体中玄，意中玄，句中玄也。由本体之



玄发而为的大意，则意亦玄矣。意之玄与体之玄固有分别，然而一也。玄至于言句，则有千变万化之差别。盖因对来人之机，所以有差别，惟意则一。至于体，则无一无万，所以能一能万。然玄虽有三，其实一也，亦无所谓一也。洪觉范谓济公何尝说有体、有意、有句，如何列体、意、句，不肯此说。然济公有三玄三要之说，你为什么又肯他。既肯他们，即为他表明始得，又不能表明，我不知他具何意见，真令人不解释。盖由体有意，由意有句，乃天然顺达现成之理，无丝毫异见搀杂，惟临济公于寂默看出，故尔云云也。

古塔主不解体、意、句顺达现成之理，遗却意中玄，则屹屹不通。又于句中玄后硬加上玄中玄，可谓头上安头。但不知玄中玄，上玄字，还是体中玄、句中玄的玄字，还是另外又有一玄，又有一玄中之玄？不但于一句中之三玄，文理不顺于宗旨，而玄之又玄，岂不玄煞。又将句中玄说得特重，玄中玄都说在句中，不知如何是体中玄。根本不清，枝叶紊乱，令读者茫然不知头绪。其余至幻寄所辨，皆不清楚。

一句有三玄，一玄有三要，则三玄有九要可知矣。而今只要明白九要，则三玄不辨而知。诸君子将九要总不一顾，而乱纷纷论三玄，有何益处。临济公云：山僧今日见处，与诸佛不则。若第一句中荐得，堪与佛祖为师。试问诸公能为佛祖之师否？若第二句荐得，堪与人天为师。试问诸公能为人天师否？若第三句荐得，自救不了。试问诸公能自救否？人能自救，只明得一玄三要；能为人天师，则明得两玄六要；若明得三玄九要，则能为佛祖之师。乃这说法的人听法的人圆满处。然此理只有一句，因有此三等人，故一句分而为三句。若以三句论，则该有九玄。既有九玄，则该有二十七要。殊不知只有一句三玄九要。然归总来，又只有这听法的人一句而已。因这听法的人，只在师之一句句上，悟得此我，已得句中之玄，不能再进得意中玄，所以自救不了，故谓之只得一玄三要。若能再进得意中玄，为人天师，则得六要。再进而得体中玄，则得九要，圆满究竟，为佛祖师。然三玄九要，总在我一心之中，乃人之粗，不能自照，则遂有浅深大小之异，其实不过一我而已矣。

问曰：如何是句中玄三要？曰：句者言句也。学者为师家一点点拨，直指此我。学者因有言之句，而悟得此无相之我，则此无相之我，丝毫不染不著，岂不玄乎？然此玄则因句所发明也。要乃紧要之要。盖言惟此

为要，其余皆可缓也。其初悟时，脱离诸相，得知此我是为句中玄初要；既知此我则当保任此无相之我，是为中要；然以此我保我，则有想像光影，而思饮离之，犹不能忘，是为上要。故临济直指曰：‘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藉里头人’。明明有人不能忘却，所以自救不了。此三要，已离却外边一切相，岂不玄乎！

问曰：如何是意中玄三要？曰：人将此意字看作心意识意字便错。难道的大意，西来意，如意珠三意字，皆错否？浮山远谓意中玄意字，非意识之意，甚是。而洪觉范非之，殊可笑。难道悟此我竟无意可乎？若不是意中悲悯群生，如何说出这许多法来？盖意中有玄，玄中有要。其初要，即句中之上要而离却上要。彼句中上要，在想像光影中。而今因保任功夫绵密，遂知离却想像光影，然犹有‘离’在意中，此意中玄初要也。岂不玄乎？再工夫更觉绵密，而忘却‘离’字，遂入无为正位。而身心轻安，受用无比。其始也，返照之意多。今也变返照而为寂照，端拱无为一无事道人而已，是为中要。岂不玄乎？再久之，则无所谓功夫。无功之功，其功甚大，即无为而浑化其无为之迹，亦无所谓无为，是为上要。岂不玄乎？到此地位，已明两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为人天之上师。盖谓人间天上得安乐者，皆是有为修善而得，然皆不能出生死，脱轮回。若入无为，遂超苦海，自救已了，而可以救拔人天。故临济公直指曰：‘妙解岂容无著问，沅和争负载流机’盖谓斯理能解，而至于不可以言解，则妙矣。此意中玄三要之妙也。既不可以言解而至于妙，则起念来问者，岂不错乎？即善问者，如无著菩萨，亦无能措词矣，况其下者乎！此所以见无解释无为之妙也。盖无为法门，其初已悟截流之机，入正位。则群流妄想皆断，彼有言问答，直沅和。沅和云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灭，谓之沅和。乃言一沅起，而又一沅起而和之，任你起百千万亿沅，聚而成决，怎能截此众流也？盖谓虽有百千问答，终归有解。岂能如无解之妙解，一齐放下，无问无答，当下即截断众流，而端坐证无为也。沅和又曰乃方便也。方便乃诱引之法，岂能当下荐得。意中玄，乃心中自解、自修、自证之妙。

问曰：如何是体中玄三要？曰：意中玄与句中玄虽近，然犹可思议分别。至于体中玄与意中玄更近，则难于思议分别。然既曰更近，既有近字，岂无言说。要知自句中之玄，修到意中之玄，可谓妙矣。又修到意中玄之上要，可谓妙极矣。原来妙到极处，则妙自不能久炫





其妙，而返淡矣。此淡字乃妙到尽处返而为淡。非今人不曾历过意义中之玄要，而妄言谈者。淡如水，水无味，同愚人一样无识无知，穿衣吃饭而已，此为体中玄初要。盖吾人本体，本是如此，而今复至于此，并无增加，然而还是初要，岂不玄乎？斯理原非妙字能尽，惟淡字好。众人一入淡，则飞走去。惟智者能安而乐之。淡虽无味，然无味中有一至味在焉。至味为何？原来不是色，不是空，不是一，不是万，不是凡，不是佛，不是境，不是物，不是有为，不是无为，于行住坐卧动静酬酢往来之中，而历历孤明，如朗月当头，推他不去，揽他不来，总无丝毫接续断灭影响之相，此是体中玄中要也。岂不玄乎？嗟呼，至此亦难言矣！世尊至此，见文殊迦叶白椎竟，便下座。古来诸禅师至此，便拂衣归方丈。寒山子曰：教我如何说。惟曹山有一句明此我上要。僧问曹山曰：如朗月当头时如何？山曰：犹是阶下汉。僧曰：请师接上阶。曰：月落时相见，甚愚老人若在当时，劈面与曹山一掌云：月落时作么相见？客曰：此时曹山便拂袖归室。曰：曹山拂袖归室，我便礼拜而退。此体中玄上要也。岂不玄乎？故济公直指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此三要，更不曾有人说破是何三要，却不是体中玄三要。盖体中玄三要，还是返本还源至寂灭究竟，自家大事了毕者。此三要，乃印开心地，发百千万陀罗尼，自然能度生建化门之妙

用。所谓朱点者，心也。虽到上要，大事了毕，而悲智双运，自不能已。然化门应来人之机，有千变万化之不同，自返自心，窄而不广，不足以当众机，而投其所问。惟三要能印开此一点心地，包含大千世界，度尽群生。三要为何？乃吾人身、口、意最要最要者也。身则外现威仪，口则随机对答，意则慈悲智慧双运。以此为印，乃能开发心地。所谓印者，即如一官必有一印。有此印则无远不至，任我纵横开发，谁敢碍我。盖人能至体中玄上要则自能知此三要之印，本来已具，我今用此印，而开我心地，广大无边。凡一切料拣、与夺、权实、照用、宾主，何必拟议，而自然历历分明，当机即用。即有志必欲为佛为祖者，皆来投诚皈依，而受我三玄九要印开朱点之妙。彼未入此门者不必论，已入此门者都在此三玄九要之内。我已历过三玄九要，彼学者能到某玄某要者，我即知之。或超入即得体的中玄要者，斯为上智。或超入即得意中玄要者，斯为中智。或入而得句中玄要者，斯为下智。而引之前进，则孰有能逃我洞鉴之外。盖惟此三要能印开心地，而能为佛祖之师，则视彼得意中玄要者，岂不窄乎？再视彼得句中玄要者，岂不更窄乎？盖三玄九要法门，乃宗门至要，即《楞严经》所谓密因修证，体中玄上要即是大佛顶。惟是密因，故玄有三，而要有九，乃此心返本还源之路，不是执定一法进修，乃悟此心。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惟此



一真我而矣。惟此真我，即是听法的人而已矣。所以临济公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须具三玄，一玄须有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难道一喝及云苍天几句无理路言句，即算会么？乃济公与人据实商量此密因修证，不是一问答，一转语，便算作能会。如能细细清楚，明白说破玄要，许他一喝。若遇来问者便喝，这一喝，值得什么？或曰：闻老人所解三玄三要，与历代古来禅师自汾阳以下大不相同。然一句一字，著实清楚，令人佩服。但不知当年临济公果是此意否？曰：若要我之所解，必与临济公之意相合，上下千古，岁月遥远，谁为证据。然读其言，玩其意，非细细详察，不知是会，而以无理路句一例会，恐辜负济公婆心。盖入此道者，即顿悟后，亦有渐入，岂能如龙女顿悟顿成。即赵州至四十年才打成一片。初祖谓二祖曰：心如墙壁自然入道。玩这入字，可见其有渐进也。古德云：侍师多年，渐臻玄奥。又云：谛当甚谛当，管保老兄未彻在。未至彻时，还有进步。经云：贤圣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于《楞严》则直指出密因修证。又云：理虽顿悟，事要渐修。文殊赞观音自闻闻法门曰：岂惟观世音，我亦从此入。又赞曰：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

盖三玄九要，乃一路涅槃。至大佛顶，始为究竟。乃要人详察，据实商量，不可于他三句之外，另生怪异奇特之想。只还他一句一字的本义，岂可笼统一句话，

就算会得，岂不令人失笑，只要据实而论，能依此修行，管保成佛去，何必问济公之意相合不相合也。

临济公示寂时，谓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曰：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公曰：以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若湛愚老人在当时，便叉手向前曰：道这个。临济公自然瞑目而去。谁料三圣便喝。公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临济公一生喝人，如何示寂时，赚此一喝。盖临济公所主在这说法听法能喝的人，不在喝上，若在喝上追寻，则失却此人矣。所以三圣后不特提出此人以接济宗之旨，公早已知之，真可痛惜。则后来惟以喝为事者，不谓之瞎驴不可也。

学者将三玄九要，细细反覆详审清楚，原来乃一现成返本还源之理，并非造作。后观察十方三世诸佛，并历代祖师禅师，及大菩萨诸辟支缘觉声闻境界，无不了然。彼一有言句，或有理路，或无理路，凡五宗同异差别，便知其落处。若夫二十五圆通，二十五轮转，四十五圣位，并十地，至于等觉妙觉，十住十信十回向等修行之门，皆不能出我掌握之中。以至天魔外道，种种不能悉举。如《楞严》五十阴魔所执之病，不必用心照察，自能悉知。能入此玄要之门，则成佛有期，而人都忽略看过，真可谓鲁莽极矣。犹自称济宗儿孙，不亦愧乎？

（未完待续）



无门慧开禅师（1183-1260）是宋代著名高僧，字无门，杭州人。幼年出家，广识经论。于万寿寺崇观参赵州“无”字公案而得悟，绍定二年（1229），为给皇帝祝寿而撰写《无门关》一卷，被誉为禅门三大圣书之一，与《碧岩录》、《十牛图》齐名。无门慧开禅师不仅是一位高僧，而且是一位诗僧。他一生写了大量禅诗，表述自己的修行体验和对禅法的见解，他的很多诗歌都以富含禅理禅机，成为佛诗佳作，在禅门中代代相传。他的《饭熟已多时》便是其中的代表，诗云：

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

无门慧开禅师的这首诗歌是根据赵州禅师系列“平常心是道”的公案而作。为更好的分析本诗偈，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一下赵州禅师的生平及公案。赵州从谏禅师（778—897）是唐代著名高僧，常住河北赵州大弘其“平常心是道”的禅法，世称这一禅系为赵州禅。赵州禅师经常以“吃茶去”、“洗钵盂去”、“庭前柏树子”等公案接引学人，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禅子经常拈提的公案，在禅门中广为流行。

赵州从谏禅师的生平事迹，各种灯录中都有记载，据《五灯会元》所载：赵州禅师是曹州（今山东曹县）郝乡人，生于唐大历十三年（778）。因晚年久居赵州观音院，故时人多以赵州相称。他幼年即孤介不群，根性颖利，自幼辞亲出家，在曹州扈通院随师受业。师勉之听习于经律，他仅染指而已。后参礼南泉普愿而悟理，深受器重。后往嵩山琉璃坛受具足戒，再返回普愿处依止20年。其后又参礼

# 早知灯是火 饭熟已多时

——无门慧开禅师《饭熟已多时》偈颂赏析

【继平法师】

黄檗、宝受、盐官、夹山等诸禅师。80岁时结束游方生涯，定居河北赵州城东的观音院，主持40年。在此期间，他受到燕王的供养，并移居真际禅院。乾宁四年（897）圆寂于真际禅院，当时“通俗车马数万人，哀声振动。”后谥为真际大师。各种僧史灯录对他的评价很高，世人称之为“赵州古佛”。

赵州禅师继承南泉普愿禅师“平常心是道”的禅法，在赵州大力弘扬，并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公案故事。如其“赵州茶”公案。师（赵州）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吃茶是从林中日常僧事。赵州禅师就是让禅者在日常生活中体会禅法。另有一则与此相仿的“赵州洗钵盂”公案。有僧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吃粥了也未？”曰：“吃粥了也。”师曰：“洗钵盂去。”来僧听罢赵州禅师之语，豁然有悟。在禅门中，饮茶、吃粥也是平常之事，赵州的“洗钵盂去”，指示参禅者要用心体会禅法的奥妙处，要知道禅不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洗碗、吃粥都是修行，赵州就是让学人在日用中认识本来面目。

无门禅师的这首诗偈正是根据赵州禅师的以上公案而作，诗歌前两句“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是说很多禅子都是以一颗向外驰求的妄心来寻觅悟道的方法，其结果是越心外求法，却与道越远。于是在禅宗史上，有很多禅僧为了早日明心见性，便行脚朝山想

